

东南亚当代艺术：创新机遇

**Dr andyDada** –中国香港

2018年10月11日

## 前言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位于中国南部、印度东部、新几内亚西部和澳大利亚北部之间。根据地緣政治学定义，东南亚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就传统而言，这些国家位于亚洲边缘地区，在宗教、生态社会及文化传统方面传承了中国和印度的多重文化影响。自 1967 年以来，东南亚国家已組成政治经济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簡稱东盟或 ASEAN），该联盟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城市及政府的合作**，并**广阔文化视野及提高经济增长**。除了加快共荣经济、社会进步、区域稳定和部落和平，其使命还包括**文化协作和社会凝聚**。东盟是继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六大经济区。

东南亚的当代艺术界迅速发展，与其快速增长的经济一样被冠以“发展中/新兴”。我們同意艺术与政治杂志《Seismopolite》中声称 (2016)，东南亚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的焦点。

*“东南亚的世界主义历史、高度融合的文化及宗教实践、社会制度、交融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都预示着一个全球的、包容的未来。”*

**如果将东南亚与被同化的香港联系起来，其吸引力将更加强大。**毫无疑问，香港（M+博物馆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是全球最大的艺术市场之一。东南亚当代艺术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出人意料的事件及期望的同时，也面临挑战和困境。下面，本文将以批判的審視，並依附着地理政治、生态社会、文化和历史观点上详细展示我們的觀點。

## 亚洲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的影响續見雛形

另外，中国已在经济策略（“一带一路”战略）或艺术影响方面就东南亚地区提出创新倡议。“*中国东南亚艺术的存在，不仅解开对困扰战后东南亚国家政经的正式复杂性和困境，而是一种珍贵的文化参考，而且对冷後战略文化的调·控和宗教认同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这对理解东南亚的当代历史而言是关键的一环*”（Seismopolite, 2016）。随着中国的生态政治力量的增长，以及周邊地

区對西方美学影响的减弱，当代艺术的“西方”之意识形态已被重新定义，展示了平行思考中‘双重法則’的，及艺术上‘当代性’的新概念及范式转变，包括更自信的重視亚洲本土语言的文化呈现。

2008 年，亚洲艺术家在纽约艺术界取得巨大的成功，例如纽约两大美术馆為亚洲当代艺术家舉辦回顾展：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CaiGuo-Qiang)、及布鲁克林美术馆日本艺术家村上隆 (Takshi 及 Murakami)。在香港，中国艺术家曾梵志 (Zeng Fanzhi) 的一幅绘画以 950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价格新的世界纪录。及後 2013 年，蘇富比在香港举行的“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春季拍卖会中，取得巨大的回响，并创下该类别销售额第二高的好业绩。如今，當西方艺术世界仍在寻求惊喜和另類选择：“现在，亚洲的影响力是无处不在” (Chiu, 2008)，是不可缺少的選擇。毫无疑问，创新机遇是来自中国以及迅速發展的亚洲城市，當然不乏其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如来自中国的后波普主义、新概念主义、后物质主义、行為表演、新媒体及特定場域裝置，以展示對本土艺术的容合态度和視野，这将把东亚艺术本体论述推向一个新的顶点—“亚洲当代艺术”。

在亚洲文化的伟大传统中，东亚国家在他们的当代艺术計劃中展示了充满“全球本土化”（全球化+本土化）视角及地域主义等的复杂实验，这些实验計劃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宗教差异性。新的艺术实践处于对立意识形态的交叉点上：如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手艺与新媒体等兩極思考。最近在亞州地区發生了政治和经济危机，亦展示了艺术的新火花—在繁榮都市如香港、澳门、台北、曼谷以及新加坡等大都市中以行动主义之名繁衍。從觀察中，在越不稳定的地区，就会产生更多的行动主义作品回應社会。

### 双年展及三年展中的东南亚当代艺术：国际视野

九十年代是组织双年展、三年展、艺术节百花盛放的大時代，使得亚洲当代艺术成为这一地区的诸多热点之一。Chiu (2011) 评论说：在“亚洲当代艺术”中“，亚洲城市将作为西方艺术的另類性艺术中心而更备受关注”。例如，印度尼西亚

亚艺术家 Melati Suryodarmo 在第八届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 (APT8) 上进行了 12 小时的表演“*我是我自己家里的鬼 (2012/15)*”，艺术家不單是角色扮演者，更是行动主义参与者，在展場里擺放及燃消大量木炭（在多个东南亚国家使用的低等级燃料），產生煙霧浮沉的場景，以此唤起对快速全球化时代中劳动和环境议题的关注。这些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三年展和双年展，成为东南亚艺术家与画廊的驱动力，為当代艺术方面建立了一个创作平台（如新加坡双年展着眼于新媒体而不是绘画）。突然之间，亚洲当代艺术就在全球流行起来。“亚洲”概念（一个面积全世界近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拥有多种语言的地区）便注入在各创新内容中，不再神秘及密封保存，并且被重新定义（例如 2002 年光州双年展主题为“*Pause 暂停*”）。但是，即使像这样的概括描述，也证明了在这一地区（亚洲）對当代艺术实践及迅間的崛起，是惊人的及多样的”（Chiu, 2011）。日本艺评家 Akira Tatehata 在他的文章《亚洲当代艺术与国际主义》（*Grove Art Online*, 1996）也认为，“.....從亚洲的双年展和三年展现象中，说明了这些双年展和三年展如何影响作品类型和亚洲艺术家”。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雅加达、台北、横滨、釜山、光州、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福冈和新加坡等亚洲城市举行了大量及大型展览，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包括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艺术馆举行的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始于 1993 年）、亚洲艺术展、以及后来在日本福冈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福冈三年展（始于 1999 年）。中国的上海双年展（始于 1996 年）和韩国的光州双年展（始于 1995 年）分别在中国和韩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和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展览都展示在东南亚地区对“发展中的艺术”的重要性及多元性，作品并不集中于全球主义对立的问题，或行为主义、或精神式的艺术時尚，或公众對空间的使用等。



图 1：Melati Suryodarmo 的艺术作品

### 东南亚当代艺术一瞥：地域主义视野

在过去十年中，东南亚当代艺术经历了全面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新的名称“当代东南亚艺术”已逐步发展并受世界所认同。当然，新加坡作为开始吸引世界的艺术注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 Seismopolite (2016) 所述，新加坡的推动至关重要：

*“虽然出现较晚，但是新加坡艺术博物馆 (SAM) 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收藏和展出东南亚现当代艺术的机构，实际上，在东南亚，似乎只有新加坡在确立‘东南亚艺术’及其本国艺术的神圣地位中，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和资源。”*

如 Ames (2011) 所述，亚洲将继续往开来，为发展全球海洋变化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时代，但亦提出一个批判的问题“亚洲艺术的枯萎”。同时，亚洲机遇将为已经确立的国际艺术界，提供诱人的开端及另类性。亚洲当代艺术也促成理论家、策展人以及艺术历史学家进行更多的回顾及发人深醒的文章，这现象表明了亚洲艺术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增长指数，使亚洲艺术概念更俱接受性及其引发之文化对比过程”。

## 亚洲的另类空间强化世界的另类城市

大量的东亚城市见证了同时发生的**另类空间**和新动力的增长，在这些城市对政治变革的及时需求，促使艺术从业者不断思考他们的存在、状态和迫切处境。限制较少的艺术**另类空间出现**，作为对成熟或主流的艺术机构的**另类影响**。前卫的艺术家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新媒体创作、饰边摄影、行为艺术，以表达对新的地缘政治下的自我表述和新的身份认同，有些甚至为了追求更加不切实际环境，成为政治狂热主义分子。随着这些“新兴”艺术家、**另类艺术空间**的出现，东亚城市成为一个**可供世界另类城市的典型**。

东南亚当代艺术界也不断扩大其艺术市场，及与国际艺术展览的机制及相关系统接轨。独立的、艺术家创办的艺术空间会越来越多，并带来竞争，使与国际美术馆和画廊建主形新的区域和全球网络，例如新加坡积极行动并建立大型的研究、展览和收藏机构，最终这种趋势造就了东南亚当代艺术史无前例的关注。在不断涌现的理论及实践的对话中，使当代艺术讨论更俱启发性，引发大量与当代艺术有关的节庆活动、项目、辩论、批判性著作、案例研究和论文的讨论，以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新加坡为多。题裁多样化，例如艺术的离散、地方/全球紧张局势、概念主义、批判性参与、地方主义、目标化的行为主义等，以及与现象转化和结合相关的衍生议题，可从艺术家和组织的作品如 Dinh Q. Le(越南)、RedzaPiyadasa(马来西亚)、RikritTirivanija(泰国)和 Ruangrupa(印度尼西亚艺术实验室)略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可以用于以更批判和哲学探究问题，或解释、或扩展词汇。最后，东南亚当代艺术可能透过市场驱动、部分以学术为导向的词汇，进而在这一地区及其他地区促成最新的、最吸引视野的文章。



图 2: Dinh Q. Le 的艺术作品

### 以再思考“丝绸之路”联系东南亚当代艺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OBOR）的经济战略，该战略规划和框架以汉朝（公元 200 年）和唐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蓝图，也着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及其他欧亚国家之间的交流及合作。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暗示国与国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加强规划定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和非正式非物质交流。该战略预测，跨文化交流将进一步加强，由此将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互补发展。过去，中国与丝路凭着到访的中国文人雅士和艺术家对沿路新奇、丰富多彩的描述、令人着迷丝路之奇，并传播他们的观点，以此获得更多的全球与本土化跨文化之经历、寻求并舒解更多文化差异的困境。在交流过程中，更多的观点得以产生和发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些观点已经超越政治，涉及许多精神层面和文化前提，这促进了与政治无关的文化交流项目的改进和提高，并且提供了更多不可预见的未来机遇。或从这一角度看，昆明美术双年展是造就这种跨媒体、跨领域、跨城市、跨传统、新兴艺术平台的热点，更成为新的内地文化中心。虽然新加坡声称是东亚艺术中心的龙头，但昆明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重新构想，最后重建东南亚当代艺术和文化

的首创城市。

## 文化多元主义

现时亚洲艺术和文化正潜醉于百花盛放的繁荣中，同特也见证了继文化多元性的前瞻，对区域發生之“本土主义”或“新地方主义”有醒悟的啓發及空前的扩展。随着各种地域思想和地方文化主义的出现，对新的亚洲城市发展现代化的新阶段有斷定性的影响（文化多元性及现代化的亚洲的現象），例如西方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想（Charles Jencks）为后殖民主义、“多元现代性”的亚洲时代所取代，或包承着逐渐衰退的美国精神或 Bauhaus 的“现代主义”。

总的来说，国家主义和文化多元性的概念是造成“东南亚当代艺术”出现的基本因素，这些文化多元性及国际主义观点被视为各大国际展览（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以及在亚洲举办的新型展览）的策展原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国家采用文化多元性来促进各个移民族群的容和，並体现民族之间的文化和谐。因此，文化多元性将作为整个亚洲文化政策的精粹，也将继续成为“东南亚当代艺术”的常见主题。在过去二十年，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受着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国际-民族恐怖主义、以及政治动荡的威胁等，為舒緩这些危机衝突，“东南亚当代艺术”将在社会凝聚力及国家-地方和谐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或成為西方当代艺术的另類選擇。

MOST 的存在标志着传统文化、机构和博物馆的并行存在。Andrew Lam 在香港和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维多利亚学会）从事艺术研究，他首创了可选择性空间 MOST（场域博物馆），MOST 自 1994 年以来就成为香港的社区艺术空间。MOST 代表了不断扩展的全球本地化范畴以及创新的平台，旨在创新艺术界的深刻视角和项目。MOST 的项目旨在在全球框架下重新定位展览/表演艺术战略、重新思考新的方法和设计，并思考全球地方主义的管理和博物馆概念，而全球地方主义刷新了本时代物理和心理学、历史和文化现实的许多层次。在过去十年中，Andrew Lam 作为馆长就场域博物馆、香港医学博物馆和 MOCA-中国发起了许多管理项目。跨媒体艺术家 Andy Tam（深圳、珠海、香港艺术评论家及文化产业研究院）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温布尔登艺术学院，其导师包括 William Furlong，



他的艺术著作由 MIT-LEA 出版社发表，并在第二届 APAEC（亚太地区艺术教育大会）、第二届广州三年展、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等处发布，如今他在中国珠海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执教。

Andy Tam 在香港和珠海（浸会大学）讲学，他是一位视频和现场艺术家。MOST 的项目在香港艺术双年展、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昆明双年展、香港都市化与建筑双年展、深圳城市与建筑双年展、乌兹别克斯坦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光州双年展、新加坡 MAPP、马德里 ARCO 上以及西安艺术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表演艺术节 IMAF（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裸体节（布拉格）、柏林表演艺术周（柏林）等活动中进行了展示。MOST 也与博物馆和机构合作，Andrew Lam 还任职于西九龙文娱艺术区 M+博物馆（MAG）、教育委员会、遗产博物馆和香港艺术发展理事会（艺术教育主席）。MOST 的项目跨越媒介艺术、建筑、剧院及现场表演、轨迹关系美学及行为主义。MOST 在诸多亚洲城市组织了由香港艺术发展理事会支持的视频和表演观光游。每年，MOST 都会在香港组织一次国际节日，题为“跨媒体跨境国际节”，该节日融合了新媒体、设备、现场表演及其中间延伸形式。

## 参考文献

Antoinette, M. (2014)。重现艺术史：1990 年之后与东南亚当代艺术的碰撞。阿姆斯特丹：Brill。

Chiu, M.及 Genocchio, B. (2011)。亚洲当代艺术：批判性读者。马萨诸塞州剑桥：MIT 出版社。

Clark, J (2010)。亚洲现当代艺术，悉尼大学。

Mathur, S. (2011)。移民时代：艺术史与犹太人离散的再思考。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斯特林与弗朗辛·克拉克艺术研究院，2011。

Stanes, J. (2016)。东南亚当代艺术的政治学。Seismopolite，艺术与政治杂志。

Taylor, T. 及 Boreth, L. (2012)。东南亚现当代艺术：选集。纽约：伊萨卡。

MAAP, 当代视觉艺术+文化 (2004 年 10-11 月)。新加坡-澳大利亚。

PKW (2001)。衍生空间，诺基亚新加坡艺术节。新加坡。

Andrew Lam, 亚洲选择性空间，世界选择性城市，(2002 年 **目录间歇**)，光州双年展，韩国。

ANAT (澳大利亚艺术与技术网络) Filter 杂志。阿德雷德，南澳大利亚。

Mediaact 网站，韩国媒体艺术网 ([www.mediaact.org](http://www.mediaact.org))。

全球优先性，牙买加艺术与学习中心 (2004)。牙买加。

印度当代艺术基金会 ([www.ficart.org](http://www.ficart.org))

Catalogues of Cemeti 印度尼西亚 Cemeti 画廊与 XS 项目基金会目录。  
([www.xsprojectfound.or.id](http://www.xsprojectfound.or.id))

Email: [artopia\\_net@yahoo.com](mailto:artopia_net@yahoo.com)